

## 我的母亲

离家已有好些日子了，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对家乡的思念。或许，我是说或许，有一天我走出国门，我想，我必是那种，身处繁华、身似浮萍的游子；必定是愈是见着美好的事物，愈是要叹息的人——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而这一切，恰恰是母亲所带给我的。

想要写这篇文章，大概是好几天以前的想法了，本想就此搁置，然心中总有种抹不掉的空虚，仿佛不论写得怎样，不完成这篇文章，心里便会很难受似的。已然读过胡适和老舍先生的《我的母亲》，也没有想象中的轰轰烈烈，感情平淡而又真挚，我大概是没有这些大家的手笔了；但我愈发觉得，很有必要写写我的生活和我的母亲，大概我一生也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，但我的母亲，比之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，必定也是不输分毫。

我的母亲名为赵小珍，但初中在家长签字本上，我却始终签下“赵晓珍”的字样。现在想来，实是有些可笑，亦有些后悔，那时大概是嫌“小”字太平凡、太普通、太“俗”了，会拉低我——只存在我自己心里——的身份似的。后来母亲见着了，什么都没说，至于连一个不满的眼神也没有给我。我有些懊悔、自责、内疚和不知所措，只得改过来，只是母亲再也没有看过我的签字本了。母亲就是这样哦，像是一潭水，永远都干干净净，一眼便可见到底，但无论多大的石头——大的呀、小的呀——投进去都激不起点滴波澜。她就这样，沉默地吞噬着世界对她的不公和她对世界的不满。

母亲的过去，我是不太清楚的，大概是因为小时候，脑子笨，记不住事的缘由吧！先说说母亲嫁给父亲的故事吧，父母和母亲都不曾和我说道过这件事，直到上次来威海的火车上，父亲和别人谈起恋爱的话题时，才说起。父亲和母亲很早就认识了，父亲曾跟母亲说过对象，但母亲看不上父亲，后来父亲便去打工了，本来两人都以为至此，命运便已经

画上了句点，再无交集。父亲在外打工的厂里结识了新的女孩儿，并成为了追求的对象。

直到有一日，父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，说很是想念父亲，又没地方住。而后父亲便回信，要不上我家住吧！于是母亲只身住奶奶家，而此时父亲仍只是在外头打工。我想，家里大概都为母亲的贤惠善良所折服吧，想想，一个陌生的女孩，就这样毫无征兆地住进自己家，大家还愉快的度过这几个月，我想，这大概便是母亲的魅力所在。于是，一场稀里糊涂的爱情，以母亲的闯入而开始，并曲折地成长了几十个春秋。父亲在谈及爱情时，仍是提到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恋爱，怎么谈恋爱，只是说是缘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多想，把这种缘分写成一本书啊，那必定是极为有趣的，比山楂树也不遑半分。

我总觉得自己的脑子是比较愚钝的，那时的记忆，我几乎早已忘光了，只记得我时常生病，总是吃药，大概和母亲有关吧。邻里亲友，都说我的性格随了母亲，其实我的身体条件也大概是这样的。我忘了母亲的身体是怎么不好了的，只记得亲族邻里，他们常说起，母亲早年在我们家是常吃药的，至于有两三年下床都有些困难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家大大小小的药瓶是可以作证的——自我记事起，家里总有那么几个药酒瓶，散发出一股怪怪的味道，有时令人作呕，有时有人使人忍不住地想要喝上几口。关于儿时的记忆还有一点，使我印象深刻，是关于看病的，但我总分不清，是我还是母亲去看病？是的，母亲多病，但她总是忍着，默默地承受着，从来不告诉我。上高三时，母亲遭遇了，自我记事以来，除了生妹妹的第一场手术，然而母亲手术的时间，我竟不知。直至大姨说起——大姨因母亲身体的事来我家，饭上和奶奶说道。我听见母亲身体里有个肉粒，其具体情况还不确定。我顿时便吓着了，关上房门，伏在桌上哭了，只觉得，心里多了块大石头，但又仿佛缺失了什么似的，空荡荡的、一片空白。我说不上来那种难受，只得选择和母亲一样的方式，低声哭泣，还不让人知道。母亲总是告诉我说，没事儿、没事儿。我却看见电视后头，堆满了一盒盒，各种各样我叫不上来的药，有国产的有进口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单

子：诊断了、X光啦、以及复诊通知书之类的。我总是一面吓唬自己，又一面安慰自己，母亲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得告诉我说，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肚子难受罢了。她又怎会知道，这些话于我根本是无用的，我本就是母亲身体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又继承了她的性格，她是哪样，我便是哪样；她心里所想的（当得知外婆生病时），便是我此时心中所想的。

母亲总是说自己是个脑子很笨的人，大概到了我上初中时，母亲才开始有了第一部手机，比我还晚一年呢。使的是一款三星的“小灵通”吧，一用便是五六年，直到彻底坏了，开不了机（先前有时接不了电话，她都没换）。她说自己脑子笨，换了新手机不会使，但我是知道的，她舍不得花这个“冤枉钱”，在她看来，仿佛所有可以不花却花了的，都是冤枉钱吧！这一点对她自己而言更是这样，她可以许多年，不买一身新衣裳，正如前几日她在电话中告诉我，告诉我多买些衣服，我却坚持不买一样。母亲仿佛只干过三四件事，儿时和父亲洗车帮帮忙啥的；后来又去种地，缝衣服和干服务员，都是一些，多劳少得的工作，然而母亲却乐此不疲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总是家中起得最早而又睡得最晚的人，甚至于我高三亦没有她那么忙——她可以早上五点钟起来给我做早餐：一个原因是怕我在外头吃得不好，一个原因则是为了省下这些钱（她向来是能省则省的）；晚上十二点钟洗完衣服再睡觉。先前全家的土地只有母亲一人在种，爷爷奶奶，甚至于父亲都不曾下地；大伯二伯和姑姑叔叔，舅舅之类近亲的果蔬我家都有所供给，母亲不仅无偿地送菜给人家，还时常会亲自送上门。后来农村土地被征了，家都搬了，但母亲却七零八落地拼凑起一块儿一块儿小小的土地，和人家要呀，自己开荒呀，，很多时候，母亲要挑几十分钟水去浇一片小菜地，我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，但她却对此永不疲倦。暑假里我替母亲浇过地，就在家门口，我却觉得每天下午坚持去浇地，是多么无聊厌烦啊！我找着过一个小本子，是技校的结业证书，上面写的正是缝纫专业——赵小珍。我上幼儿园时，母亲便在麻纺厂上班了，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我总对那些房子感到莫名的恐惧。我不知道母亲在那个黑暗

的厂子里干了多少个日夜，但每每讲到夜深人静，她不敢回家时，她总是会开心地说起，父亲于那葱葱的夜色中等她。家里仿佛一直都有缝纫机，搬了好些次家了，而那几台，古色的大铁机器，却被母亲视如珍宝一样地保存下来，直至今天、此刻，她还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仔细地舔着线头，踩在那一台笨重的大铁块上。母亲给我做过裤子、上衣、外套、衬衫和马甲之类的，不止是我、爸爸妹妹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姨父啊之类的甚至是邻里的衣裤，她都极为乐意地帮忙去做。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她夜以继日地为外人做衣裳，做好后那人要给钱，母亲推就了半天，也只收下五块钱。这五块钱不是十几年前的五块钱，而是今天猪肉十几二十块一斤时的五块。儿时的我，总是很反感母亲为我做的衣裤，我多想在过年时去买件新衣裳，那样我就可以和别人一样了，不必爱别人刀子一般的眼神了。那些日子里，我近乎于粗鲁地对待母亲给我做的一切，我多希望他们尽快烂掉，但母亲的每一针每一线却是那么认真。而这一切，母亲都看在眼里，我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努力把衣服做成和商店里的一样，她会兴奋地将新做好的衣裳，让我试穿，现在想来，眼角又不仅有模糊起来。这些年，大概是愈发地料想到，将要到来的离别吧！，我愈发地珍视母亲为我做的衣裳，有时会为一件穿坏的衣服而感到伤心不已，有时则会坚决不愿扔掉母亲为我做的衣服，但母亲总是把我穿坏的衣裳，做成抹布——令我有些惋惜，但过不了多久，母亲又会给我做件新衣裳。来威海前捡衣服时，我将母亲为我做的几件衣服全都带上了，但母亲却说不好做得不好，让我买新衣裳去，她的心意我又怎会不明白呢，怕我穿着被别人看不起，被别人笑话。但那又如何？穿上母亲为我做的衣裳，即使远方再远，黑夜再黑，我也便都不怕了。

母亲的另一种工作是服务员，即饭店里传菜的阿姨。总觉得只有两三年，而母亲却告诉我说，她已经干了七八年了。我仍记得那时我刚上初中，母亲和村里其他妇女，都是在，饭馆里干传菜，但只有任劳任怨、认真负责的母亲坚持了下来。母亲总是时常给家里

带在饭桌上人家吃剩未打包的菜，起初我总是告诉母亲别带，甚至有些看不起她。我至今仍旧无法体会母亲的心情，一向内向薄脸皮的母亲，是如何小心的将饭桌上的饭菜，带回来给自己出尊严换回的“战利品”时，还被自己儿子厌恶的心情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，我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我有些生母亲的气，但她仍旧如同大海一般的吸纳我的不满，而不释放出半分波澜。有时候，母亲会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，拿出一两个油炸香蕉，用印有“龙记总店”的餐纸袋子装着，有时则是一块米粉肉。我想，这便是她，对儿子最直接的爱了吧！

“百善孝为先”，我首次接触到这句话是在父亲的日记本中，但自打我出生以来，便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感染着我。那时候，家里仍是十分的穷，但母亲坚持每月和逢年过节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送点钱。钱不多，但仍旧压得这个三口之家（那时还没有妹妹）有些喘不上气来。许多事我都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一个又一个，昏沉无光的清晨，我被夹在父母身中间，人就冻得小脸通红，在父亲那时常熄火的摩托车上，在去外公外婆家的路上。那时的路太差，我们要绕过极大的弯子才能到彬江，但母亲却对此乐此不疲。后来长大些了，有一天，母亲问起我去不去外婆家，我说不想去，母亲转身出门，只见两眼红了，泪水在她的眼中不住地打转，我只得改口，母亲便又像一个孩子一样，笑了，脸上还挂着些许泪痕。自此以后，但凡母亲在问及，我便应下来，总能换来母亲一天的好心情。这两年家中买了二手的小货车，唯一的任务似乎只是去外公外婆家而已。高三时，外婆突然生病了，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时，她坐在那破旧的屋檐下晒着太阳，每每说起外婆最后的岁月，母亲总是说着说着便哭了。外婆去了，母亲接连几日都没有回家，在葬礼上见到她时，她已然消瘦憔悴了许多，她看了我一眼轻声说：“再来看一眼，你外婆，航仔”从母亲嘶哑的声音中，我大概可以想着，此前的几个日日夜夜，母亲是如何度过的。我看着棺里躺着的外婆，再扫了一眼母亲，母亲低头跪着，跪向每一个来看望外婆的人，不说话也

不哭泣，头也不抬，只是微微颤抖着。唉，我竟无法体会这样的心情。中午吃过饭后要将外婆入土了，我仍清楚地记得母亲抱住棺木，却被几个阿姨姨父拉开，她反抗不了分毫，声音早已沙哑，只能看着她不住的流下眼泪。外婆走了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，外公也将不久于人世，这些话是外婆回光返照时说的，母亲常和姨姨们说起这些。外公搬到我们家后的是四外公家，母亲是极力希望将外公接至我家的，只是无奈奶奶和妹妹已经是挤着一个房间。她只得三天两头的往后边跑，也不时地让我送去些果蔬菜肴。外公老了耳朵不太好使，往往喊上半天也开不了门，每每我端着东西回家，总不免母亲莫名的目光。外公的身体条件与发的差，母亲给他洗澡时发现了外公的异常，立即告诉二舅，但人老了，没能挨过治疗，外公便这样去了。那些天我在南昌准备自主招生，仍记得为了让母亲安心，我发消息告诉她说一切都好，每天都很开心，新的环境极其有趣。而此刻，她正料理着外公的后事，也没有告诉我半分，只是我回来后的一个夜里，她跟我讲起，眼睛又红了。至此，外公外婆都走了，但我却时常可以从母亲的言行中，感受到他们的存在。

“把那只青蛙放了，别用针扎它，我给你钱好不好？”我记不住这是几时，我对哥哥说起的话了，但每每想起，仍旧会引我发笑，童年的点点滴滴，之于我实在是太宝贵了。而在另一个夜里，父亲在新盖的三楼里抓到了一只蝙蝠，这小家伙大概是在我家迷路了，四处乱撞，还有几次撞在了电灯上，引得我有些小小的恐慌。正当父亲要处死罪犯时，母亲出现了，“小动物也有生命，怎么可以随便杀死”，母亲的善良和坚持救下了那只小蝙蝠，在随后的日子中，每每看到门外蝙蝠划过，我总是能够想到些更多的东西。不止于此，偶尔飞入我们家的小鸟啦，甲虫啦，以至于蛤蟆、蛇，母亲都是小心翼翼地放他们出去，似乎在母亲的眼中，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又想起了我家的狗，咬过了好几次人，父亲是将将之打死，但却都被母亲拦了下来。我仍清楚地记得母亲给狗煮饭，有米、有糠和红薯藤，因为家里穷，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，但她总是无比认真地做这些。她会常问我说，今

天的东西狗都有吃完吗？后来她听说菜场有鱼杂，便高兴地去捡回两袋，加油加盐煮好，便是给狗开荤了。

又想起了来威海的那日。母亲早早便起了床，比我和父亲起的还要早，我俩是四点多起的床。母亲做了两碗面，一碗是我的，一碗是父亲的，我的碗和父亲的一样大了。母亲一面叮嘱我到了威海，冬天要多穿些；一面告诉我慢些吃面，别烫着自己。舅舅开车送我，父亲陪我一同来威海，而母亲却在家门口便向我匆匆告别，因为她还要送妹妹去上学。到了车站，我才发现，自己最心爱的一身衣裳忘带了，于是打电话让母亲送过来。我因为要看行李，只得远远地看上一眼，无奈天空有些灰暗，我不曾记住母亲的双眼，只见她挥了挥手，动了动嘴巴，似乎想要说什么。我多想冲下来，给母亲一个拥抱，我从未像个男子汉一样抱过母亲呢。在我的心中，已经无数次地构造起这样一个画面，以至于我分不清真假，但终究还是错过了。

母亲的情感，不叫人知道，她从来不在人前轻易表露，她仍是传统的农村妇女，她永远也说不出爱这个字。但我分明可以感受到，这无比沉重的爱意，在她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中。

二零一五年冬十二月

卢宇航于威海